



美大選結果將如何影響國際政經格局



焦點縱論 劉兆佳

11月5日，美國舉行總統和國會的選舉。共和黨的特朗普捲土重來，再度成為美國總統。共和黨同時控制了參議院和眾議院。由於今天的共和黨已經成為了被特朗普操控的政治工具，而大批效忠於特朗普的政客又進入了美國政府和議會，而美國的最高法院目前又由右派勢力主導，因此特朗普可謂大權在握，不會再受到「深層政府」(deep state)、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制衡，連帶美國的「三權分立」體制也就名存實亡。這種政治生態在美國歷史上不曾出現過，意味着特朗普可以在不受制約下貫徹他的政治理念和主張，並對國際格局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

特朗普再度成為美國總統，標誌著美國政治局面的徹底重鑄，也會導致國際政經格局的重鑄。在這次選舉中，特朗普不但取得了超過半數的選舉人票 (electoral college vote)，也取得了過半數的民眾投票 (popular vote)，也取得了過半數的民眾投票 (popular vote)，也取得了過半數的民眾投票 (popular vote)。

特朗普的政治立場，在不少美國學者眼中，是一種反映美國白人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新右翼」政治思想。這種政治

思想反對長期以來主導美國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特別是種族平等、性別平等、性取向自由和「大政府」主義，而在國際層面則反對全球化、多邊主義、自由貿易和「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認同維護美國主權和自主、盡量減少對其他國家的承擔和責任、美國利益優先和主要依靠自身力量來維持美國的全球霸權和「老大」的地位。

這種「新右翼」思想古已有之，並孕育於美國南部，但一直以來沒有成為美國的主流思想。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標誌著這套思想經過多年來已經相當強大，但仍然不能說已經成為主流思想。這次特朗普和其支持者在總統和國會選舉中取得佳績，顯示「新右翼」思想首次在美國歷史上成為主流思想，也反映了美國政治正式進入新時代，對「美式民主」有着深遠的打擊，也嚴重摧毀了「美式民主」在國際上的吸引力，乃至美國的軟實力。

「自由國際秩序」進一步崩塌

特朗普重掌美國政權，也會重鑄國際政經格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美國會重新回到「孤立主義」(isolationism)的軌道。事實上，「孤立主義」是在美國歷史上大部分時間的主流

思想，只是在二次大戰後才被「自由國際主義」所取代。特朗普的「孤立主義」不表示美國不再過問國際事務，而是依照美國自身利益來選擇如何參與國際事務，具體包括減少對其他國家在安全上的承擔、避免參與國外的戰爭、減少與其他國家簽訂盟約或協議、不容許國際組織削弱或剝奪美國的「主權」和自主、反對多邊主義和不容許其他國家「不公平」對待美國。過去特朗普對聯合國、北約、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構採取輕蔑和排斥態度，他今後對那些機構的立場相信不會轉好，這便意味著那個由美國一手創建的「自由國際秩序」會走向進一步崩塌。

第二，「新右翼」「孤立主義」仍然要求維護美國全球霸主地位，並認為中國最具備力量取代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事實上，美國將中國界定為「戰略競爭對手」始於特朗普，所以特朗普主張盡全力遏制和打壓中國的崛起，特別在貿易和科技方面。美國希望減少在其他地方的安全承擔，集中資源特別是軍事資源來圍堵中國。在其第二屆任期內，估計大批忠於特朗普和敵視中國的鷹派政客會進入特朗普的管治團隊，所以可以想像美國對中國的打壓會進一步升級。特朗普更會大力「強迫」美國的盟友和夥伴與美國聯手對付中國。雖

然美國不會為了台灣而與中國開戰，但美國極有可能利用台灣作為遏制中國的「棋子」和用以跟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

第三，特朗普會謀求盡快結束俄烏衝突，並以烏克蘭放棄奪回其失去的土地為手段達到「停戰」的目標。特朗普更希望藉此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和削弱俄中合作，從而試圖達到「拉攏」俄羅斯聯手遏制中國的目的。當然，特朗普此舉會令其歐洲和亞洲盟友心寒並失去對美國的「安全保證」的信心，但為了對付中國也在所不惜。

第四，在巴以衝突上，特朗普偏袒以色列眾所周知。不過，當以色列因為在加沙地區進行種族滅絕和製造人道災難而在國際上陷入孤立之際，特朗普是否會冒罪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世界之險而義無反顧支持以色列，包括支持以色列與伊朗開戰，仍是未知之數，因此不排除特朗普會採取行動讓以色列能夠「體面地」結束與鄰國的衝突，防止美國陷入中東戰爭。畢竟，特朗普之前曾經有過為了從阿富汗退出而不惜讓塔利班重新取得政權之舉。

第五，在經濟領域，特朗普是堅定的反全球化政客。他上任後必然會對其他與美國有貿易順差的國家開徵或增加關稅，而主要對象肯定是中國。美國不會再參加新的自由貿易協議、會循對美國有利的方

向修改已簽訂的自由貿易協議、不會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阻撓世界貿易組織正常運作、大搞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不再堅持自由貿易、實施進出口管制、取消一些國家的「最惠國待遇」、在國內推動購買美國貨和大力補貼國內企業等。雖然這些舉措既損人又損己，但卻能夠贏取其白人工人支持者的好感，在政治上符合「新右翼」的利益。換句話說，特朗普會一手摧毀美國構建的「國際自由貿易」體系。

中國建設者角色愈益重要

如果美國在二次大戰後建立的國家政治和經貿秩序被特朗普和「新右翼」勢力嚴重破壞，美國以及所有國家都必然會蒙受損失。但這卻會加快全球各國聯合起來重新建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的決定、努力和工作，中國在這方面可以擔當重要的角色，畢竟「一帶一路」倡議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已經做出了良好的示範作用。在美國越來越走「孤立主義」的道路下，不排除越來越多西方國家也會為了自身利益和安全尋求與中國改善關係，從而讓中國獲得一個難得的提升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乃至獲得更多朋友和夥伴的良機。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特朗普2.0」下的香港挑戰

議論風生 汪濤

特朗普重返白宮，且以過去三十年來共和黨所獲最大勝利，全面主導國會，不僅意味着美國國內政治將發生深刻變化，也將對全球政經格局造成深遠影響。對於香港而言，「特朗普2.0」不排除會有更極端涉華涉港的舉措，香港發展或將面臨新的挑戰。但香港無需太過憂慮，畢竟世界格局已經在發生深刻變化，美國早已不是當年的美國，有國家的堅定支持，香港堅定發展方向，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完全能夠把握發展的主動。

一種較為普遍的看法是，基於特朗普個人的性格作風，尤其是其過去數年的遭遇，以及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重大變化，因此他重新當選後必會採取更加極端的舉措。這一方面體現在國內政策上的民粹化、保守化，另一方面體現在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主義、反全球自由貿易。也就是說，對內，特朗普會以一種更加保守、更加迎合美國基層民眾訴求的政策統治；對外，「退群」、「脫鉤」，擴大貿易戰等等。整體而言，美國將更難「捉摸」。

美國國內政治的變化，已有大量的評述，在此暫且不述。對於美國未來四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對外政策，國際輿論也有較為一致的看法。這體現在三方面：一是改變現屆政府的「擴張」戰略，俄烏衝突很可能以一種新的形式結束，歐洲將再次成為最大的

輸家；二是推出新的圍堵打擊策略，基於特朗普及其幕後資金的主張，尤其是對壟斷高科技產業的渴求，圍繞這方面的嚴厲遏制措施將越來越多，不僅中國會受影響，歐洲及日本及中國台灣地區同樣如此；三是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金融與貿易新規則，「脫鉤」「斷鏈」乃至極端化的「金融戰」可能出現。

正因如此，全球各地輿論紛紛表達了對未來的擔憂。澤連斯基雖然第一時間送上祝賀，但為時太晚；四分五裂的歐盟，則要面臨如何應對「二次傷害」的新環境。特朗普勝選記者會上的那句「要創造美國的黃金時代」，固然令極右美國勢力沸騰，同時也讓國際社會感到深深的不安——對美國是黃金時代，對其他國家則可能是黑暗時代。

堅定信心沉着冷靜應對

不論如何，美國一夜變天，影響深遠。對此，站在香港的角度，一方面需要冷靜客觀看待，另一方面也要堅定信心。

第一，沉着冷靜應對新的發展環境。回顧過去，香港遭受美國全面遏制打擊的，便是始於特朗普當政的2019年。雖然當時有香港黑暴爆發以及美國全方位打擊中國的背景，但「以港遏華」這種思維定式一旦形成，便很難改變。再加上特朗普早已明言一些激進舉措，在可見的未來，香港將受到新的發展壓力。這

體現在三方面。一是貿易戰可能升級，雖然美港貨物貿易額僅佔香港整體的極小部分，但要關注連帶影響，尤其是對全球供應鏈改變後的全球貿易格局；二是科技戰或再次出現，對華高科技產業的圍堵加劇，香港同樣會受到波及；三是金融戰的潛在威脅，這是極端情況，但不能排除。

第二，堅定信心主動識變應變求變。有了過去四年多來的經歷，香港社會對變局與挑戰的態度有了根本變化。如果說當年特朗普開始一系列打壓香港的政策時，香港人一度感到徬徨，那麼如今在中央為港完善制度、堵住漏洞、強化優勢後，香港人的信心和底氣無疑更足了。換一個角度，當年在如此極端惡劣情況下香港都能安然度過，更何況是今天。只要香港社會齊心協力，堅定發展的方向不動搖，冷靜穩妥應對變局，就一定能克服任何風險挑戰。

世界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朝縱深演變的最新體現。但中國式現代化步伐鏗鏘有力，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不可阻擋，這就是香港人最大的依靠。更何況，香港人從不畏懼危機與變局，從不畏懼冒險與競爭，必定會抓住時與勢，弘揚敢拚敢戰能贏的精神特質和勇氣智慧，駕馭變局、參與競爭、敢闖敢幹，主動參與世界利益格局重構，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香港在變局中育新機開新局。

應對「特朗普衝擊」需做好兩手準備

當地時間11月5日，美國總統選舉投票結束。儘管最後幾周，特朗普的競選管理不如他料想的完美，甚至在



議事論事 張馳

的歷史人物。因此，朝鮮半島問題、烏克蘭問題等，都是他相對容易得分的點。若想要更好地處理這些問題，他還

在一些地區一度失去領先優勢。這促使他一反常態，在真正的選舉日來臨前，反而變得克制並竭力避免失敗。最終，這樣的謹慎再次給他帶來了「好運」。但對世界上大部分地區而言，「特朗普衝擊」的「不祥」再次到來。

回看此次美國大選，特朗普和哈里斯在七個搖擺州歷經幾輪反覆後，選情越發接近。這符合一些觀察家認為的「結果將落在誤差範圍之內」的判斷。雖然目前，官方計票結果尚未出爐，距離正式決出下一任總統的選舉人投票也還有一個月時間。但從現有數據看，哈里斯幾乎失去了全部「藍蔭」(即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和威斯康星三州)。(編者注：據美國媒體統計，特朗普已獲得最少276張選舉人票，超過當選門檻)

這反映出美國社會，尤其是中產階級的失落和撕裂，在一定程度上超出很多人的想像。

社會基礎推動着特朗普重返白宮。而特朗普再次上任後，有幾點因素尤其值得觀察。首先，應重點關注特朗普任命誰擔任關鍵的內閣職位，及其背後所揭露的深層次的利益關係。除了勞工階層基本盤，他這次還得到了馬斯克在內的一眾富豪和大財團的支持，而現在到了「變現」時刻。

其次，特朗普或會製造出一些涉華問題上尋求改進的機會，但更令人擔心的「麻煩製造者」是共和黨內的反華建制派，及其正在形成的鷹派共識。再者，作為最後一個任期，特朗普還是想做一些大事，留下政治遺產，讓自己被視作一個「嚴肅」

還希望和需要獲得中國的幫助。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曾採取多項針對香港的舉措，包括2020年7月簽署《香港自治法案》。他又發出第13936號行政命令，取消香港的特別貿易待遇等。此次當選，他的身邊人可能還會影響他做出類似決定，不過其競選時承諾的所謂加徵100%甚至200%的關稅將很難落實。

對於現屆還是下屆美國政府來說，遏制中國是共和民主兩黨為數不多的共識。下一個十年，中美競爭會進一步加劇，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將不可避免地受到美方政策的衝擊。但香港並非美方外交政策優先項，特朗普處理相關議題時，可能呈現出雙重性的另一面。這次選戰中與他關係密切的金融界，譬如蘇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黑石集團行政總裁)、戴蒙(Jamie Dimon，摩根大通行政總裁)等人，或因不願對華脫鉤而有助於改變來自國會的打壓。

強化與歐盟東盟中東關係

對於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香港需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面，在國際上積極發聲，在逆全球化浪潮中，凸顯國際化特色。建設好「八大中心」的同時，轉化出更多國際公共產品。另一方面，如果美國執意打壓，香港應借勢強化同歐盟、東盟和中東方面關係。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會把歐盟、東盟推遠，這有利於這些地區與香港建立起新的連接。

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中美歐三方關係迎深刻變化



國際觀察 宋魯鄭

且放眼全球，歐洲也是唯一一個能對美國產生重要影響的地區。比如2023年中美元首在舊金山峰會之後，中美關係趨於穩定。法國媒體就報道稱是歐洲向拜登施加了巨大壓力的結果。

歐洲會向中國靠近

從歐洲的角度看，雖然它在三方的博弈位置最好，但由於種種原因，比如美國對它的控制、自身喪失地緣政治思維、價值觀束縛、嚴重的一體化障礙以及俄烏衝突等，導致它目前的處境最差。歐洲一方面需要借助中美博弈的歷史機遇左右逢源、爭取時間解決內部的問題，最終形成獨立的一極。因此它竭力避免選邊站。但另一方面，它和美國雖然是盟友，但雙方關係並不平等。北約提供了安全，也把它對美國的從屬地位制度化。它又很難擺脫美國的控制。

目前歐洲面臨多個重大挑戰。中有一體化困境、經濟缺乏競爭力、民粹主義崛起，外有戰略自主、氣候變化、俄烏衝突以及民粹主義的崛起。幾乎每一個問題都需要中國，而且在這些議題上，中國穩定而可靠。反觀美國，如果是民主黨執政，部分挑戰還可以得到美國支持，但特朗普

或者其他民粹主義者執政，美國在多種問題上就變成阻力。

以上就是決定中美歐關係的結構性因素。不管美國哪一個政黨獲勝，都不會產生根本性改變，只會技術性調整。重視價值觀和盟友的哈里斯當選，歐洲會向美國更加靠近。奉行單邊主義的特朗普當選，歐洲會向中國靠近。

具體講，特朗普當選會對中歐關係產生四大積極影響。一是歐洲強化戰略自主的機會來臨，歐洲對華政策有更多的自主權。一方面是由於單打獨鬥的美國放鬆或者不再對歐洲盟友施壓以共同對付中國，歐洲可以更能根據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美國的利益來處理對華關係。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美國放棄大西洋主義，認為歐洲是包袱和佔美國便宜的夥伴。二是美國從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全球議題退出，只剩下中歐兩方攜手合作。三是美國將同時對歐洲和中國進行貿易戰、關稅戰，儘管力度不一，但效果卻使得中歐雙方共同面對。四是俄烏衝突會很快休戰，中歐之間也由此減少了一個矛盾點。

不過從全球角度講，特朗普再度當選對世界格局最大的影響還在於對二戰後形成的所謂自由主義霸權秩序的衝擊，並進

而深刻地影響到中歐關係。美國和昔日的歐洲霸主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在戰後憑藉自己的實力建立了一個新秩序。即通過建立一套複雜的體系實現了國際秩序制度化和對霸權主權權力約束的機制。

美國之所以這樣做，除了汲取歷史教訓、價值理念、特殊的地理位置外，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美國憑藉自己制定制度的優勢鞏固自身的權力，並以此鎮壓其他國家，讓這些國家的政策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從而將權力延續下去。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貿組織都扮演著這樣的功能。

二是美國既然遵守這套制度，也就不會對自己的權力進行約束，而不能任意所為。這不但提升了美國所建立秩序的合法性，也使得其他實力較弱的大國願意選擇合作和順應，因為這些國家同樣可以借助這套制度擁有一定的發言權，並在未來保留改革這一體系的可能性，這減少了美國統治世界的成本。

霸權主義的新形態

從根本上講，美國以及各國之所以遵守這套制度和接受約束，不是因為道德和

價值觀，而是利益使然。

但特朗普認為美國已經是這個秩序的受損者：一方面中國成為這個體系的最大受益者，在美國看來已是其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脅。另一方面其他國家也藉這個制度搭便車，而由美國承擔成本。歐洲盟友多數國家長期軍費投入低於GDP的2%、德國和美國有大量貿易順差，甚至台灣地區佔據全球高端芯片90%的市場都被當作證據。

所以儘管美西方出於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需要歪曲中國是修正主義者，試圖挑戰和顛覆現行國際秩序，但學界卻一致認為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才是修正主義者，世界正在呈現一個霸權國家積極妨害自身建立的國際秩序的戲劇性場面。這必然導致世界局勢不穩定、公共產品減少、合作降低。

對於中歐而言，雙方要維持現行體系，更要面對美國妨害現行體系所帶來的後果，這是雙方更高的戰略利益。當然，特朗普對現行體系破壞的有多大、他究竟是歷史一瞬還是未來趨勢，都決定着中歐關係能走到哪一步。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